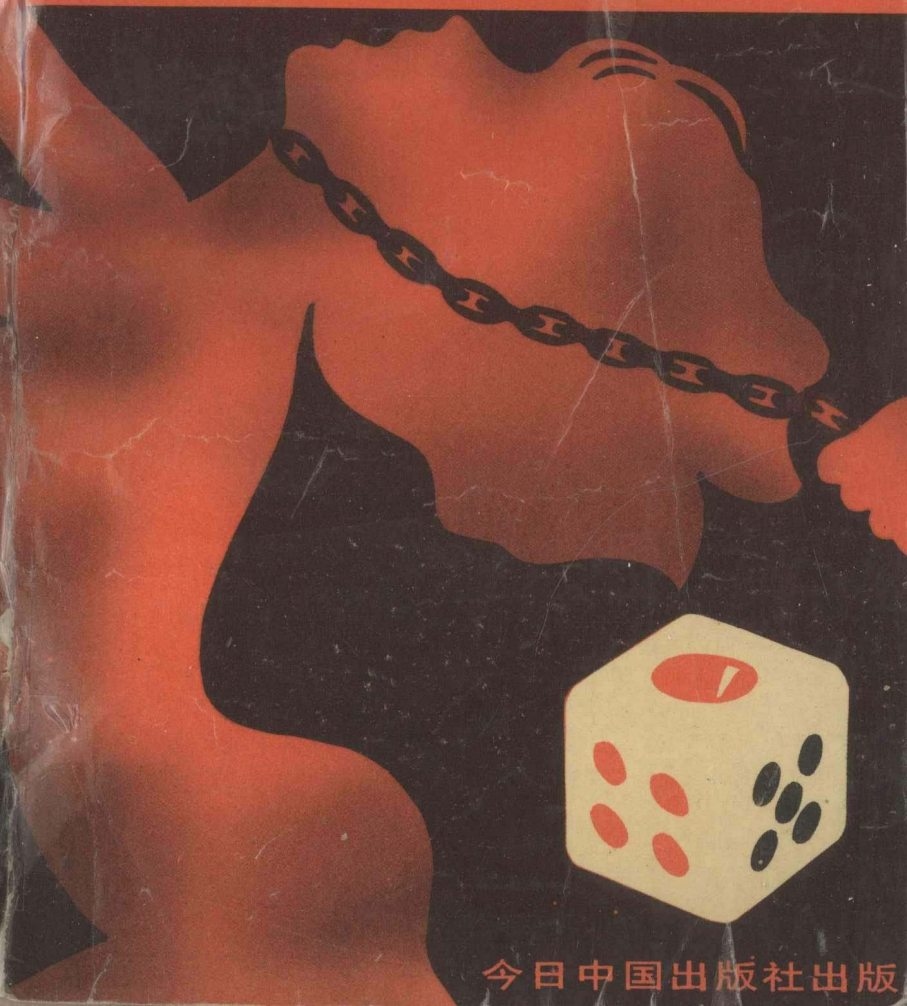


降 賭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京)新登字132号

赌 泽

王建敏 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温州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4千字

1994 年 5 月 第一版 1994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

ISBN 7-5072-0588-6

I·56

定价: 6.80元

协 查 通 报

宋月眉，女，48岁，江南房地产公司职工，家住朔门横街387号103室。该宋自一九八七年三月份以来，以呈大会，高息借贷等手段，从本公司职工手中骗得巨款数十万元。一周前，该宋突然携款出走，去向不明。各有关方部门如有发现，请立即报告市公安局刑侦处大案科，电话851851。

经办人：沈佳。

沈佳手里攥着刚刚打印好的协查通报，双眼紧盯处长。坐在她身旁的大案科长丁秀文，嘴里叼着烟，不停地喘动着嘴唇，漫不经心地吸着烟，双手把关节按得“啪啪”响，眼睛却游移不定地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

瘦小清癯的处长正在看文件，左手夹着的烟冒着袅袅白烟，屋里气氛有点闷。

“处长，这件案应该交二处办。”沈佳打破了沉默。

“局长已经决定，不要再说了。这件案很复杂，大案科不办谁办？”处长头也没抬，摆摆手，“去吧，抓紧办。”

丁秀文耸了耸肩，冲沈佳做了个鬼脸。

沈佳没好气地白了丁秀文一眼，不高兴地走出了处长室。

这算什么案件？诈骗案？又一起抬会案？更恼的是当处长把这件案的卷宗扔到了丁秀文的桌上时，丁秀文连看也没看，抓起卷宗，扔给了沈佳。“拜托了，佳佳小姐。这案就交给你办了，我吗？”他做了个拳击的手势，“干这个更在行。”

沈佳悻悻地走回办公室。这是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两张桌

子和一排铁柜。铁柜对面是一张二十四寸的彩色风景照。屋里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显出主人的勤快。在市局这幢拥挤的大院里，能弄到这么间办公室，全托了戈平的福了。

沈佳是全局最漂亮的女刑警，芳龄 26，首届警校高材生，容貌秀丽，身材高挑，体态窈窕，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女刑警。

沈佳走进办公室，把卷宗往桌上一扔，侧过身，默默地站在风景画前。

绿草如茵的草地上，开满了一朵朵鲜艳的小花，姹紫嫣红。远方，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峦。草地中央，一只麋鹿正在下陷，头高高扬起，嘴大张，似在哀鸣，又象在求救。画的右上方，龙飞凤舞地写着：迷人的沼泽。

这幅照片是戈平拍的。那年夏天他和他的大学同学们，沿着长征路作长途采访时摄下的。据戈平讲，当他们一行舌干口燥地翻过寥无人烟的山巅时，眼前出现了一片翠绿欲滴的草原。同学们如同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喊着，跳着，向山下奔去。吵杂声惊动了山坡树丛里的一只小鹿，小鹿惊骇地向草地奔去。正当同学们追逐着小鹿，欲扑向草地时，一个惊人的场面出现了一

小鹿突然停住，凄厉哀惋地嘶鸣几声，接着，身体渐渐地陷了下去。

是沼泽！同学们吓楞了。

戈平及时地抓起了相机，拍下了这幕永生难忘的悲剧。

生活不也就象这块草地吗？

沈佳暗暗地想着。

要是戈平在这里就好了，这种案子他最拿手。可惜，唉

.....

沈佳叹口气，正准备转身，门啪地一声被撞开了，牛高马

大的丁秀文大大咧咧地冲了进来，扯着大嗓门喊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片。

“佳佳、佳佳，又该你请客了！”见到沈佳站在照片前，愣一愣，旋即又吼道：“哈哈，又想他了。”

沈佳羞恼地白了丁秀文一眼，脸上飞起两朵红晕。“你又嚼舌了，进来连门也不敲，真没教养！”

“好了好了，佳佳小姐，”丁秀文把手上的纸片往沈佳面前晃了晃，得意地说：“别不高兴，我给你送礼来了。”

沈佳手明眼快地一把抢过纸片。是张电报。她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禁不住心花怒放——

“十九日返 W 接戈”

第一章

1

一九八八年三月，上海港。

呜呜——呜呜——呜呜——。

白色的“繁新轮”长鸣三声，缓缓驶离码头。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在熙熙攘攘的嘈杂声中渐渐向后退去。一艘巨大的外国货轮迎面驶来，甲板上，那些异国的船员挥舞着手臂，打着唢呐，从一旁相擦而过。“繁新轮”上的乘客们兴奋地大叫起来。

太阳渐渐升高，暖暖的阳光从左前方斜斜地洒下来，照得客轮泛起一片片银光。一阵阵海风从前方吹来，甲板上的乘客开始感到冷清。

江面渐宽，船开始加速，向吴淞口驶去。

戈平站在甲板上，阳光从头上洒下来，均匀地披在他身上。带着寒意的海风拂面而来，拉拽着他的长发。戈平长得瘦瘦的，高高的，五官清秀，端正，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金丝变色镜，潇洒之中，又透着几分书生气。谁能想到，这么位英俊的白面书生，竟是位高级刑警。其实，这结局他自己也料不到。他本是记者，复中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到报社，负责政法报道。由于长期和公安刑警接触，竟不知不觉中喜欢上刑警生活。一九八三年全国“严打”时，他自荐到了公安局，竟也破了几个大案，渐渐声名鹊起，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六年前，他被保送到警官大学深造。前几年来，一些早已绝迹的丑恶现象也沉渣泛起。作为记者，戈平敏感地感受到经济生活对犯罪的影响，而作为刑警，他不得不一丝不苟地面对现实，注重事实，注

重结果，而撇开那些令人烦恼的种种原因。他庆幸自己有两年深造机会，这可使他撇开那些具体的案子，而从理论上，从犯罪学方面去根究犯罪原因。一九八五年至八六年间，W州最富的县——P县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一是纳妾案，接受审判的竟达26人之多。二是抬会案，年仅26岁的农村青年李启锋在短短三个月内，利用抬会，调动社会资金达数亿元，一时轰动国内外。可惜戈平正在警大学习，无法脱身，使他失去了一次观察窥视经济对犯罪强大影响的机会。最后一个学期是毕业实践和写毕业论文。戈平选择了《社会环境、经济生活和犯罪关系初探》的课题。国庆刚过，他便直奔广州。

广州是全国经济的热点，也是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深，受西方和港澳影响最大的城市。南风窗从这里打开，南窗风风靡全国。戈平一方面为广州经济的神速发展而惊叹，一方面又为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五花八门的犯罪而感以困惑。在广州的几个月里，最使戈平感到震惊的不是盗窃、诈骗、斗殴和数百万计的盲流，而是娼妓。卖淫是这几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犯罪，屡见不鲜，“饱而思淫”嘛。八三年严打时，也曾扫过。在家乡，人们管娼妓叫花儿，上海叫煤饼，这不该算新鲜事。但广州所反映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却是触目惊心的。他发现，这些卖淫者之间，有工人、农村姑娘、宾馆酒吧招待、个体户、无业者，也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学生、教师、护士、演员；有文盲等低文化阶层，也有大学生、研究生之类高文化阶层。而嫖客呢，除了港澳客、供销员、流氓仔外，还有不少国家干部，甚至负责干部。他感到困惑，不解。过去我们把娼妓划为劳动人民，称之为生活在最低层，生活在火坑，被迫出卖肉体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而现在呢？他曾审问过不少娼妓，问过动机，几乎同口一词：金钱。

金钱，这个万恶不赦的魔鬼，多少人为了他，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出卖人格、国格，多少人为了他铤而走险，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戈平又一次感到经济生活对社会，对犯罪的撞击。有些人谈到娼妓现象时，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副作用，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人们的侵袭。戈平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娼妓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在封建社会，中国也曾存在过娼妓，于其说受外来影响，倒不如说历史沉渣的泛起更恰当。关键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健全的法制体系。

两年的学院生活结束了，警大要留他呆一段时间，让他把论文写的深刻一些。他回绝了，他急于要回到W州。在W州不仅情况熟悉，人事方便，更在于W州是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城市建设相当落后。百姓富得冒油。政府穷得要命，又被中央定为“试验田”的地方，畸形，更是其一大特色了。临行前，教授对他说，戈平呀，回去后，希望你能把这篇论文继续写下去。聆听这语重心长的话，戈平感到肩膀上沉甸甸的。

太阳升高了。船驰出吴淞口，海水渐渐变蓝了。风带着明显的潮湿和腥味，迎面刮来。戈平感到有点冷，他轻轻转过身，向舱内走去，刚一走到楼梯口，他被服务台前的人群惊住了——

服务台前，正打开了全武行。

这时，二等舱的楼梯口，也站在一对男人，一位瘦长的中年男人和一位矮胖的壮年男人，正死死盯住打架的人群。

2

卓益氓懒洋洋地从舱房中出来，向服务台走去。

服务台前摆着两台电视机，一群人正围拢着看人玩电子游戏。屏幕上，一架飞机，灵巧地穿过海峡，避过障碍，喷着弹雨，把前方阻拦的军舰，飞机一一击毁。突然，飞机发出警报，没油了！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加油站飞机立即穿过海峡，进入加油站……

在电视机的上方，高悬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十分钟五毛钱。”两个穿白制服的乘务员，坐在电视机旁，不时地把一个个红色的筹码扔给正在玩耍的人。

卓益氓一时惊呆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世界怎么变得如此陌生，如此使人难以置信？

八年前，卓益氓被关进监狱，不久就被转送到青海劳改。这八年之中，他在农场以他的凶悍野蛮压到了其他犯人，成为场中的一霸。就连管教队长对他也感到难以对付。关禁闭、戴手铐脚镣，这一切也不能制服他那亡命之徒的本性。久而久之，他更养成了一种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的性格。然而，一当他离开劳改农场，踏上南归的火车后，他象一个从野蛮部落来到文明社会的首长，突然变得无可适从。他穿着叫化子一样的衣服，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眼前的世界变得如此之快，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周围人的猜疑和警惕，并且明显带着蔑视的目光中，他既感到眼花缭乱，又感到着自己的自尊被大大地挫伤。他只能紧闭着嘴，一路沉默。

“轧，轧，轧啥，依晓得咯是啥麻事啊。”

一位西装革履，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用不屑一顾的目光盯了他一眼，伸出手指掸左肩，似乎卓益氓这身肮脏的衣服把他也给传染了。

卓益氓的心中霎时窜起一股怒火，他用凶狠的目光盯住了小胡子。

小胡子转过脸，用W州话对身旁一位穿鳄鱼茄克衫的年轻人说：“这贼蟹儿不晓得是从哪塘钻出来的，山头人一样，还真老。”

鳄鱼衫眼不离电视机，说：“算了，不要与这种人计较。”

“再看老子，老子给他一拳，把他揍死！”小胡子看了卓益氓一眼。

卓益氓听得真切，好啊，看谁先把谁揍死。他向后退一步，双臂向两边一拨，周围立即腾出些许空间。卓益氓双眼冒火，朝小胡子吼道：“贼蟹儿，阿爸给你打看看！”未落，右手一记直直拳击中小胡子的鼻子，紧接着又是一记下勾拳，击中了他的下腹部，小胡子只哼了一声，一手捂鼻，一手按腹，慢慢蹲了下去，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渗了出来。

周围的人顿时傻了眼。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叫：“快去叫乘警！”但马上有人骂道：“叫个×，都是W州人，讲和算了！”

卖筹码的乘务员正手足无措，生怕打架打坏了游戏机，高叫着：“别打架，别打架！”

小胡子站起来，满嘴是血，鳄鱼衫掏出一包餐纸给他。小胡子一边擦，一边对卓益氓说：“算我瞎了眼，有本事，安澜亭码头见。”说罢，转身挤出人群。

卓益氓若无其事地看着他出去。心里想：安澜亭码头？哈，等着瞧吧！双眼又盯住了游戏机。

3

船驰进大海，风大了。船使劲地晃荡着，船首激起的浪花，随着“哗哗”声，不时被风卷到甲板上，船舷甲板的人和舱内活

动的人明显地少了，那些不惯乘船的人早早吃了晕海宁，躺到了床上。

卓益氓垂头丧气地走回舱房。方才，他揍了小胡子之后，很快有人把游戏机让给了他打，可刚坐下不到三分钟，一个小后生挤过来，说跟他玩点烟抽抽，不到十分钟，他口袋里唯一的二十元钱到了小后生的兜里。

一分钱也没了，中饭，晚饭全完了。船上看不到一个熟人，只好挨饿了。过去的岁月里，他不是没挨过饿，关小号，一天四两饭，一关就是半个月，一个壮汉，一天就啃两个馍馍，那滋味，卓益氓一辈子也忘不了。不过，那时总会有些小兄弟牙缝里省下的馍馍偷偷地孝敬他，可如今……算了，睡觉吧，困一觉就到W州了。

卓益氓一脚踢开舱门，舱里的人吃了一惊，眼睛直通通地盯住他。

他管自己走到床前，从口袋里掏出烟，烟壳瘪瘪的。他撕开烟盒，里面有支烟歪歪扭扭地躺着，他把烟夹出来，点燃，顺手把烟壳使劲一捏，向门后的痰盂扔去，“啪”，烟壳碰到痰盂沿上，滴溜溜地向舱里滚去。卓益氓翻上床，大口吸着烟，心中好不凄凉。

屋里一个后生靠窗在看书，四五个供销员模样的年轻人围着在喝酒，在侃大山。酒香、肉香一阵阵飘来，好诱人。卓益氓咽咽口水。想当年，W州南门两支角的一大猫，^①如今这么狼狈。卓益氓苦笑了笑，使劲吸了几口烟。嘴里好苦，他把烟朝床边的烟灰缸里一摞，拉过毯子，把头蒙得紧紧的。睡，睡，他命令自己，狠命抵制着酒肉的诱惑。船开始晃动，“哗一，哗

① 注：W州话氓和猫同音，老虎，W州人叫做大猫。

——浪有节奏地扑着船身。卓益氓感到头有点晕蒙蒙然，船变成了小舢板，倏地被送上浪峰，忽地又跌入峰谷，好厉害的浪呀。卓益氓不禁抓紧了船板。这样好点。浪真大，舢板在不断地颠簸着，一个浪头扑过来了，又一个，又一个，卓益氓猛地伸出双手，揪准机会，一把抱住了浪峰……

哗——，哗——

卓益氓醒了，身边有人在摇他。他擦擦眼，蓝天已变成铅灰色。舱里空荡荡的，两个妇人拦在床上。方才靠窗看书的那位戴金丝眼镜的白面书生正微笑着看他。

“你要干什么？”卓益氓警觉了起来。

“天暗了，吃饭去。”戈平微笑着。

“吃饭？”卓益氓一愣，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咽了咽口水，“我不饿，你管自己吧。”

“我都买好了，起来去吃吧，吃了再睡。”戈平好象对好朋友说似地。

卓益氓有点疑惑地望着戈平。他从上方看下去，通过镜缝，他看到的是真挚的、诚恳而带期盼的目光，略一迟疑，他欣然翻身坐起，跳下铺，跟戈平朝餐厅走去。

正是吃饭的时间，餐厅里挤满了人，吵吵嚷嚷，毫无秩序。戈平瞅准一对快吃完饭的男女走过去，站定，还没等他掏出烟，那对男女已扔下筷子站起来，戈平和卓益氓急忙坐下去，朝服务员扬了扬手。

自卓益氓踏进舱房刹那起，戈平就认出这位后生就是在服务台打架的那个人了。他被卓益氓的气质牢牢吸引住了。卓益氓个头不高，却很壮实，五官端正，白净的脸上，有一双细且长的眼睛显得斯斯文文。他留着又浓又长的日本头，穿一件藏青色青年装，着一条黑色西裤，蹬一双步云牌运动鞋，这身打

扮显得不伦不类，莫说南方，就是东北、西北，也属过时。然而，吸引戈平的不是这身打扮，而是卓益氓毫无表情的脸和那双细长的眼睛。

卓益氓的脸仿佛木刻的，死刻板板，有楞有角，那眼，也死气沉沉的，然而，那一斜一睨中，泛着精光。职业的敏感使戈平感到，此人木然的目光里喷着凶焰，且又藏着深深的，不易被人发觉。如果此人是杀手，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冷面杀手。从他的着装打扮及行动看，他显然很落魄，这种判断，是戈平从卓益氓死命用毡塞耳扼鼻的举动及反弹出来的烟壳上作出的。说来巧，那烟盒滴溜溜地正巧滚到戈平脚边，戈平用脚尖轻轻展开，心里初步肯定了对方的身份。

他决心探个究竟。

饭厅里依然人来人往，吵闹无比。饭菜还没端上来，旁边两个人又站起来，卓益氓正想把屁股往里挪一挪，却见两双擦的铮亮的皮鞋出现在桌边，他抬起头。

两个西装革履的汉子笑吟吟地出现在眼前。前面是位身材硕长，清瘦的中年人，约莫五十出头，眉目清秀，戴金丝镜；后面的约模三十五六岁，矮矮胖胖，浓眉大眼，大蒜鼻，厚嘴唇，脖子上套条又粗又扁的项链，金光闪闪。年长者冲卓益氓欠欠腰与戈平点点头坐下来，矮胖者急忙把年长者桌前的碗筷拾到一旁，在他身边坐下来。

“二位也是W州人？”年长者轻声问。

卓益氓木然地点点头，目光在这二人的身上扫来扫去。

戈平微笑着点点头。

“我见过你，”粗壮汉朝卓益氓叫着，嗓门很大，“刚才在服务台前。”

卓益氓漠然地点了下头，目光闪过一丝不悦。

年长者似乎有点不满，扣了矮壮者一眼。

“二位贵姓？”戈平不失时机地插下去。

“喔，我叫金仁权，呶，这是我的名片，”矮胖者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名片

扔给戈平和卓益氓。卓益氓没拿，只是扣了一眼。戈平接过来，见上面写着：“鹿城金三角当铺经理”

年长者见状，把手伸进西装内兜，从里面掏出两张精致的烫金名片，双手轻摇着，欠欠身，递了过去。

“多关照，多关照。”

名片上赫然写着：W 州市振业城市信用社董事长、总经理瞿振业。

原来是他，戈平心里暗想，W 州区街企业界的风云人物。他恭敬地把名片放入口袋，说：“幸会幸会。我叫戈平，法制报记者。”

“幸会幸会，”瞿振业朝戈平拱拱手，目光转向卓益氓。

卓益氓不得不自报家门了。

“卓益氓，无业游民。”他冷冷说。

“卓益氓？”金仁权似乎很惊讶，“南门两只角的一大猫？你回来了？”话出口，他自己也感到失言了。

卓益氓的眼里顿时闪出一丝凶焰，倏地又消失了，脸上显出不悦之色。

瞿振业狠狠地盯了金仁权一眼，然后又微笑地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今后还望多多关照。”

戈平冷静地望着这场面，心里想，这几个人大概都是江湖出身吧。

这时，靠窗的小桌上两个人吃完站起来，卓益氓连招呼也没打，“腾”地站起，窜过去，占住位子，然后朝戈平招招手。

“那边轧，这里清静。”

戈平也巴不得清静地聊一会，便站起来，笑着说，“对不起，你们慢吃。”

饭菜和啤酒终于送上来了，夜色已降临。

戈平扔给卓益氓一个罐装啤酒，问：“你认识那两个人？”

“不认识，我看不惯那种人。”卓益氓冷冷地说，顺手拉开了罐，大口地喝几口，放到桌上，夹了块牛肉，问：“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

“我中午到下午一直没出舱。”

“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不知道，也许跑外的人都需要相互帮忙，以后我也会碰到的。”

卓益氓点点头，“不瞒你说，我一个铜钱也没了。”他又喝了几口啤酒，“你知道我从哪儿来。”

“不知道。”

“青海。”

“青海？”

“对，新下山。”

果然如此。

“呆了几年？”

“头搭尾九年。”

“都在青海？”

“勿，在 W 州黄龙山，J 市蒋堂都呆过，八三年去青海，”卓益氓边喝酒，边打开了话匣。“这一趟回来，我算碰到两个好人，你算一个，还有一个火车上碰到的，瑞安人。”卓益氓显然动了感情。

“是么，讲讲看。”

“我本来还要过两个月回来，场里给提前了。家里不知道，也没汇来钱，场里同乡人凑了一百元给我，到兰州买好到上海票后，我去车站旁一家酒店里狠吃了一顿，上车前还带了两只烧鸡和一瓶烧酒，等我酒醒后，才知道自己一个铜钱也没了。到了上海还要一天一夜，上海到W州又怎么办？我有点发愁了。凑巧，坐我身边的是个瑞安人，供销员，我知道他是瑞安人后，脱下这件衣，偷偷问他，后生儿，我钞票掉了，身边没分文，这件衣给当十块钱行不行，瑞安人看看我，说，“亲不亲，同乡人，只要你相信我，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行吗？”这还有不行得理？”卓益氓又大口地喝了口酒，“就这样，我到了上海，在码头，瑞安人高价退了张票给我，上船前，又塞给二十元钱，真不巧，一上船就叫摸走了，还好，又算碰到你这个好人了。”说完，一仰脖，把罐里酒全喝了。

“这世上毕竟好人多呀。”戈平又打开一罐递过去，然后递过一支烟。

“嗯嗯。”卓益氓点燃烟，大吸了几口。

“回家有何打算？”

“不知道。过去我在电扇厂工作，现在恐怕回不了，”卓益氓眼里闪过一丝的茫然，“队长走前讲，回去好好干，早日成为万元户，我想回去弄点生意做做，说不定真能成万元户哩。”

“会的，只要人勤劳肯干，不愁不成万元户。”戈平真诚说。

“谢谢你了。”卓益氓眼里终于淌出了感激。

4

天亮了，“繁新轮”缓缓进W州港。

一块块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江河上空，给人以一种重压之

感。江心屿在灰暗晨光中默默无声。站立在东西两边的双塔，高高地顶入云层，仿佛两根孔武有力的擎天柱。

正是上班时间，安澜亭码头人流如潮，车水马龙。

“繁新轮”慢慢靠上码头，舷梯车开了过来，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梯子勾到船舷。下客了。

丁秀文叉着腰，站在浮桥前，虎视眈眈地盯着从眼前流过的人群。这是个雄狮般的人物，一米八五的块头，宽宽的肩，厚厚的背，站着，象堵墙，坐着，象座山。那四方脸，楞角分明，一对浓眉，呈45度斜扬着，格外引人注目，遇到发怒，两道眉顿时扭到一块，仿佛额头上打了道黑叉叉似的，特别是眼角旁那条新月般的刀疤，一发怒便涨的通红，更给人一种凶煞的感觉，若不穿警服，叉手一抱，随便一站，活脱脱一个黑社会的打手。

别看他长得这么粗大，却偏偏取了个奶气十足的名字：丁秀文。戈平曾取笑他说，你妈大概想你又清秀又斯文，没想到物极必反吧。丁秀文想想父母取名的初衷，大概也是如此吧，平时同事不叫他秀文，而叫他粗陋，一喊快，便变成初六了，久而久之，后来大伙儿干脆叫他阿六了，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名叫阿六。

丁秀文是刑侦处的一支栋梁，对罪犯来说，他的名字就是一声雷。三年前，省城一位以散打出名的流氓仔流窜到W州，很作了几次案，大案科循迹追踪，在楠溪江畔把杭州仔追上，杭州仔仗着自己散打本事，闪电般地出拳攻击，可没等他拳攻到，早被丁秀文的连环腿打中，当即打断腿骨，另一同伙握着把尺三长的军用刺刀，战战兢兢，丁秀文大吼一声，扑过去时，那厮早已吓瘫在地，尿了一裤子。

这些年大案科战绩累累，人们说全靠了科里三人帮：丁秀